



战斗的青春

雪克 著

內 容 提 要

这部小說，写的是冀中平原抗日斗争的故事。

故事从一九四二年“五一”反扫荡开始，写滹沱河边的一个区——枣园区，在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以后，新的区委书记許凤和区游击队长李鉄、妇女干部秀芬等英雄人物，怎样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面，依靠群众，坚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他們和敌人斗智斗勇，神出鬼没地抓住一切可乘之机打击敌人，取得了許多胜利。后来，由于潜伏在游击队内部的特务分子的破坏，斗争再一次遭受到严重的困难和損失。但是他們仍满怀信心，更加团结一致地坚持斗争，终于重新打开了局面。小說最后以打开枣园据点、全歼日伪軍而胜利結束。

小說出色地塑造了許凤、李鉄、周明、朱大江、寶洛殿等一系列英雄人物的形象，也成功地刻划了阴险的特务、叛徒、鬼子軍官等許多可憎恶的形象。小說中充滿了錯綜复杂的斗争和惊险紧张的情节，富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和瑰丽的传奇色彩。

本书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九月。初版出书后曾引起文艺界热烈的討論。作者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見，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增补和修改，使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完整，內容更加充实。





統一書號 10020·10043

定 价 2.05 元

1004/1

目 次

上 册

第 一 章

一、离別	3
二、姐妹們	19
三、恼人的冲突	34
四、血战古洋河	45
五、劫后	52
六、逃出虎口	61
七、我們要战斗	71

第 二 章

一、第一次袭击	87
二、折磨	99
三、派遣	108
四、不灭的火	118
五、沉淪	130

六、难堪的会面	145
七、光荣的委托	157

第 三 章

一、裂痕	164
二、湄沱河边	176
三、喜重逢	184
四、心头恨	190
五、魔窟	197
六、同志之間	213
七、波折	223
八、虎穴除奸	232
九、难关	243

第 四 章

一、談心	254
二、年輕的政委	263
三、午夜歌声	281
四、爭論	296
五、純潔的靈魂	311
六、陷阱	317
七、仇恨	325
八、奇怪的沉默	338

第 五 章

一、归来	355
二、恼火	365
三、致命的打击	373
四、狼窠	388
五、安慰	405
六、探母	416

下 册

第 六 章

一、阴谋	425
二、搏斗	437
三、就擒	451
四、逃脱	455
五、云开雾散	461

第 七 章

一、岳村遇险	478
二、归队	492
三、圈套	501
四、夜宿青纱帐	509
五、出击	518
六、热烈的心	530

七、快語通宵	544
八、狂欢之夜	556

第 八 章

一、残酷的考驗	566
二、高村被围	575
三、夜走冰河	586
四、危险的宿营	595
五、轉折点	610
六、智取韓庄	626
七、奇袭	641
八、复仇的怒火	648

第 九 章

一、快乐的雪夜	658
二、歌唱吧人們	674
三、爱情	688
四、母亲的心	696
五、疯狂的报复	704
六、搶救	722

第 十 章

一、引誘	729
二、談判	738
三、活着是美好的	745

四、想念	754
五、鋼鐵的心	765
六、越獄	777
七、隊伍在前进	789
八、勝利是我們的	795
后 記	822

第六章

一、阴 謀

秋夜，天高露浓，一弯月牙在西南天边静静地挂着。清冷的月光洒下大地，是那么幽黯，銀河的繁星却越发灿烂起来。茂密无边的高粱、玉米、谷子地里，此唱彼应地响着秋虫的唧令声，蝈蝈也偶然加上几声伴奏，吹地翁象断断续续地吹着寒笳。柳树在路边静静地垂着枝条，蔭影罩着蜿蜒的野草丛丛的小路。这时，武小龙、萧金持枪走在前边，許风、李鉄并肩走在后边，低声地說着話。李鉄把和周明、王少华談話的經過都讲了一遍。許风听着不住地点头。李鉄这时心里十分感激許风，不由地小声对她說：“許风同志，你因为我遭受冤屈，被人污蔑，心里不难过嗎？”

許风說：“我不管別人說什么，我自己問心无愧，什么也不怕！”

李鉄听了心里更加敬重她，也說道：“我也是这样

想，反正我的一腔热血随时准备为祖国流光，我不做对不起党的事，任人家怎样诬陷，我也不怕。”

許凤說：“我們不能再这样等着被敌人捉弄了。我认为王少华同志說的对，这些事件里边是有阴谋的，我断定区委里边就有内奸！”

李鉄說：“那么你是說赵青嗎？”

許凤說：“对！我敢說我們受了他很久的欺騙了。”

李鉄說：“可是我們并沒抓到証据。”

許凤說：“已經抓到一些綫索了，我相信很快就会找到証据的。我已經叫两个同志去搜集材料了。你知道吗？杜助理員突然失踪了。根据我和杜助理員的母亲談的情况来看，他是不会逃亡的。他既沒有路費也无处投奔。我想杜助理員一定被他們利用过。在和我談話之后，正要坦白的时候，突然被人杀害了。”

李鉄嗯了一声說：“那么說，秘密政治土匪的活动，一定和这个事有关系，而且我們也都遭受过不只一次的袭击了，这是有經驗的人領導的。”

一路說着話回到了王庄，到了秀芬家里。江丽已經在屋里等着。一见許凤、李鉄进来，机灵地拉着許凤小声說：“凤姐，得到了新的情况。”

江丽这些日子分配在东乡几个村領導工作。她作风細致稳重，培养了一些可靠的秘密骨干，工作做出了

很多成績。許凤曾叫她幫助刘治安員进行調查工作，见她回来了，估計她可能得到很重要的材料，便忙問道：“杜助理員失蹤的事情找到綫索了沒有？”

江丽說：“正是这个事。已經証实，杜助理員在失蹤以前，确实到赵青家去过，以后就不见了。刘治安員太忙，叫我来向你汇报这个情况。”

許凤吃惊地問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江丽說：“刘寒露說的。前两天她又守着我哭了一頓，非要求跟赵青离婚不可。她工作很积极，正要求入党呢。她也早就怀疑赵青一家子。我和刘治安員商量了，动員她到婆家去了。如果发现什么情况，就来告訴我們。”

許凤一听，眼珠机警地一閃說：“原来是这样。明天叫赵青来，我跟他談談。”

第二天赵青随着武小龙来到王庄，一路上盘算着怎样对付許凤，想着走进了許凤的屋子。許凤正在靜坐看书，见赵青进来，平靜地点点头让赵青坐下。赵青坐在許凤对面，掏出小手絹擦擦鼻子，等着許凤先开口，看她說什么。这时李鉄挎着駁壳枪，面色冷峻地从外面走进来，一句話也沒說，点点头坐在隔欄門口一个凳子上，靜靜地吸烟。三个人各怀着警戒的心情，都觉

着空气紧张起来。赵青凭着自己异常的敏感，从許凤那鎮靜的目光中，看出了一种竭力掩藏着的怀疑和敌对的神气，好象已經看穿了自己的秘密。赵青干咳一声，避开許凤的目光，拿出烟末和紙来卷支烟吸着，手指头微微有些颤抖。許凤不慌不忙地看着赵青問道：“上次区委会議的第二天晚上，杜助理員到你家去了之后，又到哪儿去了？”

赵青见許凤說的十分肯定，停下来用眼睛正面盯着自己，象迎头挨了一棒，止不住心里一跳。这个情况如果不承认就会立刻露馬脚。想着赶紧装作吃惊地問道：“怎么，杜助理員不是回家了嗎？我正想派人去叫他呢。”

許凤看出了他那竭力掩飾的惶惶不安的神气，便单刀直入地說：“不，他沒有回家，他死了！”

赵青一听立刻装作大惊地說：“他死啦？这不可能吧！”

許凤立即追問道：“那么你說他死了沒有呢？”

赵青听到許凤这样追問，实在不好答复。說沒有死吧，交不出活人来；說死了吧，又怕再追問下去。急忙眉头一皺說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李鉄在旁边插进來說：“指導員，你是他那个工作組的領導人之一，你應該知道才对呀！”

赵青好象非常坦白地一摊两手說：“我真不知道！”

許凤說：“这不要紧。給你五天時間，你去了解清楚，再向区委会报告可以嗎？”

赵青心跳的厉害，他没有理由拒絕这个任务，竭力鎮靜地吸口烟說：“可以，我一定負責了解清楚。”

許凤繼續追問蔡村支部書記被暗杀的事情，武装政治土匪活动的情形。她逼着叫赵青汇报在这一方面了解到一些什么情况。赵青就竭力迴避着不談，只是檢討自己工作不深入，脱离群众，政治上麻痹大意，扣上一堆大帽子。許凤正面地指責他說：“別人都能汇报一些这方面的情况，你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呢？”

赵青就支支吾吾一直用檢討来应付。这一场談話，把赵青逼的头昏目眩，紧张的出了一身冷汗，恨不能立刻摆脱她才好。

正在这时，萧金进來說：“政委，县公安科政工队吳队长来找你。”許凤答应着：“好，我就去。”回头向赵青說：“好，你先回去，等你了解清楚了，咱們一起跟公安科王科长去談好吧。”

赵青一听县公安科来了人，料定区委和公安科已經在集中力量搞自己，心里更加紧张起来，連忙說：“好，好，就这样，我一定負責調查清楚。那么，小队就由李鉄同志都帶起来吧，只給我一个通訊員就行了。”

說了走出屋來，看看已是滿天星斗。

寒露從和江麗談話之後，就來到婆家。她一存戒心，就立刻發現了可疑的現象。為什麼總是深更半夜地來些不三不四的人呢？這些人的作風完全不象游擊隊員。每逢來人她總是想法聽他們說什麼，可是什麼話也聽不到。趙青也不來她屋裡睡覺，總象有什麼心事一樣。這天夜里趙青匆匆地回家，總是心神不寧，一到家又看見了潘林的信，要他轉告小鸞安心在村工作，縣政府暫不需要她去當刻寫員了。心頭又是一驚。越想越覺得中了許鳳的計。他覺得許鳳一定在懷疑自己了，必須趕快弄清楚自己在什麼地方露了馬腳。他想了好一會，便走到寒露的屋來，一進屋便倒在炕上。寒露正在燈下縫衣裳，見趙青從衣袋里拿出一個小本子在燈下看了一會兒，又裝起來，挨近她笑着說：“我多想跟你親近哪，可你淨不理我。”說着一把攔住了寒露的腳了。寒露忙縮回去躲開他。趙青可就百般溫柔地哄起寒露來，從來沒有過的甜言蜜語往寒露耳朵里直灌。並且賭咒起誓地說，以後絕不再干叫她生氣的事。又象含冤受屈似地把自己洗白了一番，訴了一頓苦，竟至擦起眼淚來。寒露從結婚以來也沒有嘗受過這種溫存，以為是許鳳叫他去批評了一頓，所以回心轉意了。

也許自己的怀疑是誤解了他呢。一时心軟下来，禁不住赵青纏个不休，也就和赵青神魂飄蕩地做了一回好梦。赵青在寒露情热中間問道：“你可跟区里哪个同志說过什么沒有？”

寒露想：就是跟你好了，那些話也跟你說不得。忙說：“沒有，你想想，我什么时候說过你呀！再說，我有什么好說呢？只跟区里說过高村的事。”

赵青又問道：“那天傍黑你来的时候，碰上杜助理員了嗎？”

寒露心里跳了一下，暗想这是什么意思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忙道：“什么杜助理員，我不认得，只看见两个隊員往外走了。”

赵青平素知道寒露向来不喜欢多嘴多舌的，見問不出来，也就置信不疑，懶懶地躺着愁眉双鎖。躺了一会，忽然起来，胡乱换了件褂子就走了。寒露見赵青走了，起来穿好衣裳，拾掇炕上的东西。一抖衣裳，从赵青的褂子里掉出一个小本子来。寒露便拿到灯下来看，只見上边写了百十个人名，名字的上端标着第一組，第二組，第三組。另一頁上写了二十多个村名，画了各种符号。还有几頁日記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。以为这是赵青的記錄本。这样的秘密材料怎么能随便丢掉呢？想着拿了本子追出来。估計他一定到东跨院的屋里去

了，便从北屋里走出来，要从小夹道拐进东跨院去。刚一走下台阶，就见西厢房小鸞的屋里灯光彻亮，有两个人影閃动着，嘀嘀嗒嗒地說着話，好象挺着急地在拾掇什么。寒露听出来那是小鸞和姨娘小美。寒露猜不透是怎么回事，也不想多招惹她俩，便从夹道里拐到东跨院里去，刚走到窗台跟前，就听见胡文玉大声問：“我住一宿怕什么？”赵青噓了一声說：“小声点，你来有人看见沒有？你最近千万不要离开县委机关。”寒露听着，冷丁一惊，警惕地藏石榴树后面听着。只听胡文玉笑着說：“我黑夜来，黑夜就走，沒有人看见，怕什么！”又是赵青的声音：“你立刻回去，要坚持住，过几天咱們再联系。”胡文玉道：“不用你赶我，我自己知道該怎么办。”停了一会儿，又听见赵青一拍桌子說：“非立即改变斗争方式不可！要不，就完啦！”胡文玉問道：“怎么的，哪一点露了餡啦？”赵青急促地說：“那天許凤找蔡村的干部了解蔡九芳被杀的案子以后，許凤决定轉移到蔡村去。这件事只有我和蔡云山两人先知道。我就給了情报，叫枣园据点去包围蔡村，可那天晚上她們刚到蔡村住下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，让包围的部队扑个空。显然，这是許凤在考察我。我混蛋，我上了許凤的当了！今天許凤把我叫去追問了一頓。”又听赵青冷笑了两声，咬牙切齿地說：“追吧，追得紧了，就提